

著 名 學 文 界 世

傳南馬工織

著 特 奧 利 哀 治 喬
述 譯 瑛 施



823
4740

823
20

傳南馬工織

Silas Marner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再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實	價	七	角
原	著	者	George Eliot
譯	述	者	施 瑛
發	行	者	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
發	行	所	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
經	售	處	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171

上卷

第一章

當英國紡織鼎盛時代，鄉下到處響着機聲，那些富豪婦女雖然錦綉被體也總有一架紡機，那是細木精製，好像玩具一樣。——那時候在山僻之區，往往可以看見一種人，憔悴瘦小，和鄉下強壯的農民一加對照，差不多像是淘汰民族的子遺。這樣的一個容貌生疎的人，走在初冬的坡道上，夕陽照着黑暗的背影，牧羊人的狗就要狂吠，表示對於這種背負重袋，佝僂者的憎惡。——原來這些人走出來，總是帶着神祕的口袋。自然，牧羊人也明知放在那口袋裏的，不過是些蘇線，或者蘇線織成的布葛，他的心裏還懷着鬼胎，心想紡織雖為民生所必需，但是要會紡織，必定要有鬼神幫忙吧。從前的百姓，看到稀見的人物，常會引起迷信，就是負販者或磨刀匠，偶然光臨，也要當作異事。何處是那些流浪者的家庭？他的來源怎樣？既然大家不知道他的父母，怎麼能知道他的身世呢？以前的農夫，想到在他們直接經驗以外的世界，好像神祕的國土一樣，他們的一孔之見，以為流浪者的生活，有如春天歸來的燕子，誰也不知道它們的冬季生活，就是僑居的新戶，倘若來自遠方，四隣總是對他猜疑，也許他安分守己，從不逾限，一旦有點過失，四隣絕無寬諒，因為四隣從來不當他是正經人，對於越有才名，越有技藝的人，情形越是這樣。好像書本上的智慧和一切鄉民未所聞見的另外的技藝，人們更覺可疑；他們以為誠實的人，從小長在鄉下，大概不會過分的聰明——頂聰明的也只是到能穀預祭天氣的程度。至於未所聞見的技藝，學習的手續，大家是完全不曉得的，那裏面自然有鬼神相助了。因此那些由城裏分遷到鄉間來的織工們，常常被鄉民永遠的當作異類，互相隔膜，他們也變得更孤僻了。

且說十九世紀初年，有一個名叫塞拉斯馬南織工，住在萊維羅村附近樹叢的一座石屋裏，附近有那麼廢棄的石坑，塞拉斯的織機聲和鄉間打穀的篩簸連枷聲調，自然有點不同，非常刺耳，害得村裏的兒童，時常撇了採果採巢的遊戲，偷向石屋窗間，窺看織機神祕的動作，覺得十分奇怪，再看着織工艱苦地彎腰踏車工作，心裏又湧起輕蔑的念頭。碰到塞拉斯停工整綫，抬頭看見那羣孩子，就覺得討厭，他雖然愛惜光陰，也免不了離開織機，打開門去凝視着孩子們，嚇得他們逃走。塞拉斯臉容慘白，上面有兩個褐色的突出的大眼睛，他雖然非常的近視，但是誰敢說如果他定睛凝視，跑在後面的孩子會不因此驚風，佝僂，或是歪嘴呢？也許孩子的父母告訴過他們，塞拉斯馬南能醫治風濕，只要他肯幫忙，並且更可怕的，他們以為假如你對他禮貌過到一點，他可以叫你省却一筆醫費。這樣荒謬的崇拜惡魔的遺跡，那些白髮鄉民，仍舊娓娓長談，因為樸直的老百姓，很難把力和善兩個概念聯想在一起。一生爲着生活苦鬪，絕對沒有宗教信仰的啓發，只知道苦工謀生，所以他們想不到神的力量，總以為神力必得經過苦求之後，方可免除禍害。他們只想到苦痛與意外的事，很少想起快活和享樂。因此他們的想像，絕對不能產生慾念和希望，只有永遠使人恐懼的記憶。曾有一個年老工人，患病極重，他的妻給他食物，不能下喉，我就問他說：『你可有什麼東西想要吃呢？』他這樣回答：『沒有。我一向吃的只是糙糧，現在這個我可不能下喉。』他從來不曾想到過有什麼東西，可以引起他的食慾來。

萊維羅村可以說舊俗尚存，不曾被新的文化完全泯滅。這地方也並非是山僻荒村，讓少數牧羊人散居其間；相反地，這鄉村正在一快樂英格蘭的肥沃的中部，若是從教會那方面看，這裏的田地，每年是可以收很豐富的租稅。可是這村藏在萬綠叢中的谷邊，不管那一條大路上的稅卡，都要有一小時的騎程才可以到達，所以公共馬車的喇叭聲和外面的輿論，永遠不到這個地方。這鄉村的樣子倒還可以，有一座莊嚴的古禮拜堂，中間有一塊大墳場，大路的近傍，是兩三所磚砌大住宅，屋頂裝着風信旗，並有牆圍着的果園，比牧師的

住宅，還要堂皇，至於牧師宅就在墳地那邊樹林旁。——這樣的一個村落，正表示它的社會生活，已達到了最高點，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，附近雖然沒有什麼大公園大公館之類，但是萊維羅的幾位鄉紳，逍遙自在，隨便種點田，若在戰爭時候，就是不用心耕田，收入也儘够揮霍，享受各種歡樂的佳節。

自從塞拉斯·馬南來到萊維羅，已有十五年的光陰，他來的時候，還是一個臉容蒼白的青年，突出的近視眼帶着褐色，這個對於一般有普通知識經驗的人，他的外貌也不可異，但是萊維羅的鄉下人看來，他的特點可就不少，正好像他的職業神祕，和他所從遷來的遼遠的「北方」一樣的不勝驚奇。於是他的生活孤獨了他的家裏從來不曾請客，他自己也從不走到雨虹酒店去乾一杯，也從不到車輪匠處去閒談，除開買賣上的事務，他不和一個男人或女人來往。所以萊維羅的女郎們，大家都以為他永遠不會強娶她們中的一個做老婆。——她們的議論都說，決不肯嫁給一個復活的死人。大家這樣看待塞拉斯，除開白臉和大眼之外，還有另外的緣故，因為捕田鼠的哲姆曾經說過，他一晚回家的時候，看見塞拉斯馬南背負着重袋，靠着石階站在那裏，若是神志明白的人，一定會把口袋放到石階上去；走近一看，只見塞拉斯像死人一樣，的瞪着眼睛，對他說話搖動他，他已四肢僵直，兩手像鐵的一樣的抓住口袋，哲姆當這個織工是死了的時候，他突然甦醒，說聲『再見』就跑了。哲姆賭咒證明這事的確實，並且說得清楚，就是在凱司紳士的田上捉鼠的那天，地點在鋸木坑旁邊。有人說塞拉斯害着中風病，中風這個名詞，似乎可以叫人消釋疑難，但是健談的馬西先生，他是本教區的教會執事，加以否定，他說一個中風的人，決不能站立的中風，不是病症嗎？得病症的人，往往四肢殘廢，如果他沒有女兒，便靠教區來養活他，一定不是中風，兩條腿還可以站着的人，像是車轆中間的馬，你只要叱喝一聲，就會向前走，那還好說是中風嗎？或者靈魂脫壳，倒不能說沒有，靈魂從身軀出進，好像飛鳥出入窠裏一樣；人之所以能穀天才卓絕，就是因為這個原故，有些人出壳的靈魂，到什麼學校裏去，和普通鄉下人所

學的，自然兩樣，普通鄉下人所能學習的，只是靠了五官和一位牧師吧了。馬南關於藥草的知識，從那裏學來的？——還有畫符，如果他肯畫的時候，哲姆所講的故事，大家也是想得到的，只要你看見過他給雪梨、歐地斯治病的情形。她發熱兩月，醫治無效，心跳得身體都快爆了，塞拉斯却能使她像孩子一樣的沉睡。只要他願意，還可以給更多的人治病，這樣塞拉斯總值得使人對他客氣，至少為避免自己遭他暗算。

因為一部分人對他帶着敬畏，所以馬南稍能自衛，不至因自己怪異而受到迫害，但是頂緊要的緣故，就因為隣區泰列的老織工死了，塞拉斯的紡織，受到當地富家婦女的歡迎，那些節儉的村人，總也在年底存起一些紗綫。村上缺不了他，所以大家對他的敵視和猜疑，無形中消滅了許多，其實他給他們織布，質料和尺頭一向很準確，似乎找不到什麼可疑的把柄。日子越長久，四隣對於馬南的印象，沒有什麼改變，除非是見慣了，不覺得什麼新奇。十五年終的時候，萊維羅人關於塞拉斯的傳說，還是和十五年之前一樣，他們不常談起他，可是一說起來，却越發固執。這許多年間，只添了一點新的話柄，那就是塞拉斯、馬南已經很有積蓄，可以買比他更大的人物的產業。

大家對於他的意見，雖然照老樣，他的日常生活也像是刻板的，但是馬南的內心生活，却有過一段歷史和變化。大概熱心腸的人，突然投到枯寂的生活裏，也許都是這樣的。他未曾來到萊維羅以前的生活，充滿着活動和友誼的精神，凡是早年投身到一個狹隘的教會裏的匠人，他們的生活都是如此的，在教會裏，他是頂貧窮的小百姓，也有靠着口才出頭的機會，至少也可以默默的在地方的政府組織裏，做一個投票者。馬南在那個小範圍中間，很有點地位，禮拜堂在燈場集會的時候，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了。大家知道馬南有模範的生活，熱烈的信仰，曾經有一次，大家在祈禱，他忽然人事不省，足足過了一小時，好像死去一樣，因此大家對他發生了密切的注意。但塞拉斯自己，或是牧師和別的教友們，如果從醫學方面來解釋這個現象，這就變作蔑視

神意了。所以塞拉斯好像是負着特殊使命的信徒；雖然不知道負的什麼特殊使命，因為他說在昏迷的時候，並沒有看見什麼神聖，但是他自己和大家，却都相信靈魂的啓發和虔誠，就是靈異的結果。若是較比不真誠的人，或者要在事後，胡說霸道的捏造，碰到糊塗的朋友，也許就真相信這樣的謊話；但是塞拉斯是又誠實又明白，雖然他是像許多誠實虔敬的人一樣，不會受過相當的教育，以致他的神祕的感覺，沒有一條正確的出路。從前塞拉斯的母親，曾把採集藥草製藥的知識教他——這是他母親給他唯一的智慧——但是後來塞拉斯自己，又懷疑到他的醫學，究屬高明與否，他以為只有藥草而沒有祈禱，是決無效驗的，如果有了祈禱，那就可以勿藥。所以他雖秉着遺傳，喜歡在田野中搜求狐爪花蒲公英駒蹄花，不久慢慢的覺得不是正當，而是一種被惡魔誘惑的舉動。

在教友中有一個青年，比他年紀稍長，和他很是知己，燈場一帶的教友們，都說這兩個真可以算刎項之交。這位朋友名叫威廉，行為倒也檢謹，只是有時對於信心較弱的教友，好像太嚴酷一點，並且非常驕傲，自以為比他的教師還聰明。別人雖然看出威廉的缺點，馬南却絕對中意他的朋友。因為馬南虛懷若谷，容易領受別人的意見，更因年輕識淺，十分容易仰慕有權威的態度，屈服在對方勢力之下。馬南的臉上，露出誠樸的神氣，兩隻大眼是近視的，對人只會怯懦的呆視，越發顯得老實。威廉的樣子却好和他兩樣，嘴唇緊閉，細細的兩眼斜視着，包含着內心勝利容色如若的那種得意神氣。這兩位朋友常討論這樣的題目：『死後靈魂必可得救。』馬南自己承認，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，頂多也只是在希望當中，混上恐懼。威廉堂皇的說，他在皈依宗教的時候，曾夢見打開的一本聖經裏，有着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幾個字：『死後必可被召上天。』於是他的信仰突然堅定。許多蒼白的織工，總是這樣的說：他們那毫無修養的靈魂，有如無家可歸的小雀子，飛翔在暮色裏。

天真的塞拉斯，他有了另一種的人間姻緣，他以爲是不會損及他的友誼的。原來幾月以前，他和一個青年女僕訂婚，大家只等手頭多了一點錢，便要結婚；他和他的未婚妻賽拉，每星期會面一次，威廉有時也在旁邊，她也不反對，所以他頗覺高興。塞拉斯在祈禱會中風昏迷的事，也發生在那個時候；教友們自然對他都很注意，殷勤探問，就中只有威廉的主張非常突異。他說，因爲惡魔的附身，所以有這種昏迷的狀態，決不是神靈感動。於是苦勸他的朋友自己反省一下，暗中可有什麼不端行爲。塞拉斯想到這是朋友苦心的忠告，並不生氣，但會引起知己的猜疑，內心中深感苦痛。不久的時候，他慢慢看出賽拉對他的態度，也有點勉強，有時強做親近的樣子，有時不自主的表示厭惡規避的樣子，他更覺難過。他問她是否願意解除婚約？她搖搖頭。教會方面已經承認他們的婚約，一定要嚴加調查，才可以解除的。賽拉却並沒有解約的充分理由。正在這時候，有一個老年的教會執事病篤，他並沒有妻子兒女，所以教友中的年青男女們，輪流日夜服侍。塞拉斯常和威廉輪值夜班，每當午夜二時換班。這老人的病勢，似乎漸入佳境，有一夜塞拉斯坐在他的床邊，忽然覺得這老人的呼吸聲停了。蠟燭正搖搖欲滅，所以他舉起蠟燭來照看病人的臉。仔細端詳，才知道他已斷氣，並且死得很久，四肢已經僵冷了。塞拉斯自疑方才也許打了瞌睡，一看鐘，已經四時。威廉爲什麼不會來呢？他正焦灼彷徨，無所措手，不久就有朋友來了，牧師也來了，塞拉斯當即出去做工，心想碰見威廉時候，倒要問他爲什麼不來換班。六點鐘的時候，他正想找威廉，威廉同着牧師自己來了。他們來喚他到燈場去見教友們，他問有什麼要事，大家只說：『你隨後就明白。』一路無話，塞拉斯等到了禮拜堂的聖衣室裏，牧師站在塞拉斯的面前，那些教友們的眼睛，全都凝視着他。牧師拿出一把小刀來，給塞拉斯看，問他曾經把小刀放在那裏的。塞拉斯說他不記得放在衣袋外邊什麼地方，但是這問話太突然，他不禁抖了。牧師勸他趕快懺悔，不要瞞過他的犯罪。這把刀子是在死人床邊櫃裏找到的——原來櫃裏藏着一小口袋教會的公款，牧師在上一天還看見的。如今

口袋不見了；如果不是這小刀的主人偷了，還有誰呢？塞拉斯半晌驚得說不出話，後來他說：「上帝爲我洗雪吧；我不知道刀放在那裏，我也不知道失了錢。隨你們去搜檢我的身上和住處；你們只能找出三鎊五先令，那是我自己的積蓄，但威廉明白那是我半年來的積蓄。」威廉聽得只哼了一聲。牧師說：「教友馬南，證據對於你很爲不利，錢是昨夜失的，那時只有你伴着死者，因爲但威廉告訴我們，他有恙不能覈來照常接班，你自己也說他沒有來，並且你還疏忽了死屍。」

塞拉斯說：「我一定是睡着了。」他稍停又說：「或者我又是中風昏迷，像你們上次目覩的一樣，那時我神智昏迷，正巧賊來偷錢跑了。但是我再請你們搜我的身上和家裏，因爲我不會到別的地方去過。」

搜查的結果，威廉找到那個錢袋裏面，空無所有，那是團攏在塞拉斯住室抽屜櫃後！於是威廉就勸他去實招認悔。塞拉斯以怒容對他說：「威廉，你同我相交九年，你聽見我扯過一次謊嗎？上帝會爲我洗雪明白。」

威廉說：「老弟，當你的心被惡魔佔據的時候，我怎麼知道你會做些什麼事出來呢？」

塞拉斯仍舊怔望着，但威廉他忽然臉上漲紅，好像要發作的樣子，似乎內心又有一個打擊，勉強抑制住了感情，臉色退了紅，只是戰慄着。最後他帶着可憐的眼光，望着威廉說：「現在我記得了——小刀並不是在我的衣袋裏。」

威廉說：「這話我可不明白。」當時旁人就問塞拉斯的意思，究竟說刀放在那裏，但是他又不肯再詳細聲明。他只是說：「我真痛心之至，我什麼也不能說。上帝會爲我洗雪明白。」

大家又回到禮拜堂，重新討論這件事情。燈場教會的信條，是反對用任何法律的方法，來確定罪犯的，他們以爲耶穌教徒是不該訴訟的，縱然以法律解決，可以使人信服。但是教友們總要想法使這事水落石出。於是他們決定祈禱，抽籤。我們平常不明白城市巷裏黑暗的宗教生活的人，自然不會贊同這種辦法。塞拉斯和

教友們却都跪下了，他心裏非常平安，以爲上天會立刻來證明他的清白，但是他當時的心裏，已經痛苦萬分，因爲他對於人類的信任，已經很殘酷的完全毀滅。抽籤的結果宣告馬南是犯了罪，教會把他除名，還逼他清償儉款，如肯懺悔才能有再入教會的希望。馬南聽着，默默無言，最後大家散了他走到威廉的面前，抖着聲音說：

『我記得最後一次用我的小手刀的時候，是替你削一根皮條。好像我並不會把刀放還自己的衣袋裏。是你偷了錢，你嫁禍給我。你雖然這樣，也許從此倒可以一路順利；本來沒有公正的上帝，統治世界，只有說謊的上帝，陷誣無辜。』

這樣的目無神明，大家嚇得戰慄起來。

威廉從容地說：『這樣目無神明的話，是不是惡魔的口吻，請大家公評吧。馬南呀，我沒有法子，只好爲你祈禱了。』

可憐的馬南心上完全絕望了！——他對上帝對人類都失掉信仰，像他這樣和善的人，幾乎成功了瘋狂。他痛心地向自己說：『她也要拋棄我了。』他心裏想，如果她不相信這種誣害的證據，那麼她也要和他一樣，失掉一切的信心。我們懷疑宗教形式的人，很難了解一般沒受過教育的人的心理，因爲他們是從不分別宗教情感和宗教形式兩者，所以我們以爲像馬南這樣的人，就應該懷疑抽籤定罪的無理；但是馬南從來沒有這樣的想過，他一定這樣試過，但是他的心情，早已陷在失掉信仰的苦痛裏了。假如天上有神明記錄人間的痛苦，好像記錄罪惡一樣，他會明白人間的痛苦，有許多都是從錯誤的觀念生來的，而這種錯誤却不能發怪那一個。

馬南回到家裏，整天獨坐，痛苦使他麻木，絕不想去尋賽嫩，向她解釋他的被誣。他在次日，照舊織布，想從

工作中忘却一切；過了不久，牧師帶着一位執事來了，替賽姬來告訴他取消婚約。塞拉斯聽了，默不作聲，仍舊織布。一個多月以後，賽姬和但威廉結婚了；後來過了不久，教友們都知道塞拉斯馬南已經離開燈場。✓

第二章

有些有知識的人，雖然他們的生活是複雜的，但是如果忽然更換了一個新環境，四周全是生疎的人，思想兩樣，地方景象也是新的，生活的方式更和舊日兩樣，在這樣的情形下面，他們那些舊日的人生觀，舊日的宗教信仰，就難於保持，也很難感得過去種種悲歡的故事，是實在的經驗。一個人失去了舊日的信仰和情愛，往往容易做一個流浪者，爲的是忘懷一切，讓舊日種種成功一場春夢，舊日的一切既無痕跡，使目前也有如夢境，因爲目前尚無痕跡可尋。但是有這樣經驗的人，恐怕對於織工塞拉斯馬南簡單的心情，當他離開鄉井，來到萊維羅住下的時候，還難明白。家鄉是藏在羣山叢中的小村，和這裏的絕不相同，一片平原，長滿了叢林，萬綠蔽天，他覺得隱藏得很嚴密。每天清晨起身，他看着露珠閃閃的荊棘和蕪茂的亂草，沒有一樣事物和他從前在燈場時候的生活，有一分一毫的關係，在當初燈場還是他禮拜上帝的聖地。白牆紅屋，禮拜堂裏的小座位，熟識的人帶着悉索的聲音悄然而入，慣聽的聲音悠悠的祈禱，那禱詞是又神祕又熟習，好像胸前懸掛的符咒一樣；講台上的牧師，宣講着那些金科玉律，身體搖盪，永遠是老樣子的舉着古本，指定的贊美歌中每兩行中間的休息，和合唱時的迴音——一切一切都是對於馬南有過神聖的影響；他的宗教情感，寄托在那裏，這就是基督教人間的天堂。他在讚美詩中，有許多字還未認識，自然不懂什麼抽象的教義，好像小孩子不懂得什麼是父母的慈愛，只知道有一個臉有一個懷他可以伸臂去投，去求保養。

萊維羅太不像燈場了！——這裏有茂盛的懶洋洋的果園；莊嚴的禮拜堂站在廣大的墳地中間，在做禮

拜的時候，一般人在自家門口眺望着；臉色紫紅的農夫走在路上，或者出入虹雨酒店裏住宅裏的人們飽食無事，對着爐火，就恬然入睡，婦人們儘量的收買蔴葛，好像貯做一輩子用似的。萊維羅就沒有一個人，能穀把語言來激動塞拉斯馬南。麻木的心情，使他感覺苦痛。在原始的世界裏，大家相信每一個地方，都有掌管的土地神，所以一個人逃出邊界，便可以脫出原來土地神的統治，因為本地的神，他的領土只在本地的山川陵谷裏。可憐的塞拉斯，內心也帶着這種原始人的情感，原始人偶然爲了什麼恐怖，就會逃避兇惡的神社。他當初在祈禱會裏在街巷上所信仰的神力，現在離開他僑居的這個地方，已經很遠，這裏的人只知道逍遙享樂，他現在感覺苦痛的當初的信仰，這裏的人絕對茫然。他所有的知識範圍異常狹小，所以失望的信仰，使他感到前途的一切都是黑暗。

他失望之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織布；他毫無什麼目的，只是不斷的工作下去。他自從來到萊維羅以後，工作直到半夜爲了提早趕完奧斯哥德夫人定製的模布——也不事前料想竣工之後，可得多少報酬。他就像是蜘蛛一樣，純粹爲了衝動而織布，絕不加以思索。無論是誰，若是老做着一種工作，便容易把工作的本身，當做了目的，讓它來消磨自己無聊的時間。塞拉斯往來擲梭，他的手就滿足了，看着綫編成布，他的眼也就滿足了；自然他還有飢餓，塞拉斯住的所在很冷僻，只好自己預備一天的三餐，自己到井裏去汲水，自己煮水；這些生活上的瑣屑，再加上織布的工作，把他的生活，簡直變成織蟲一樣無意義的活動了。他不願再想過去；這新地方的人，和他也是落落寡合，至於將來呢，更是黑暗一片，因為冥冥之中，絕沒有誰愛他。他的心緒昏亂，已不能穀再用思想，因爲他舊有狹細的思路，已經壅塞；至於他的情感，在頂敏銳的地方，受了創傷，早已麻木了。塞拉斯趕完了奧斯哥德夫人的模布，得到了報酬的錢。他在家鄉，是給一個批發的商人織布，賺錢很少；每星期領一次錢，一大部分的錢，全捐助到慈善和教會的事業上面。這好像是生平第一次燦爛的金錢放到

自己手裏；沒人要分享這筆錢，他也沒有愛的人可給。這樣永遠織布下去，前途黑暗，有金錢又有什麼用呢？自然他不會這樣的疑問，因為看見手頭有着燦爛的金錢，他的心裏已經很高興；於是在他織布做飯之外，又新加上一種生活要素，和已隔絕的信仰與情愛的生活毫無關係。從前織工的手掌，長得還沒有錢寬的時候，早已握過苦工換來的錢，因為他在二十年來總把金錢認做幸福的記號和苦工的目標。每一個銅板都有用處的時候，他倒並不十分愛錢，因為那時候他所愛的是金錢的用處。但是現在金錢絕無用處，把錢握到手裏當做一件事業的完成，反倒足以養成愛錢的慾念了。塞拉斯回家去，在暮色裏穿過田地的時候，把錢拿出一看，在蒼茫中顯得格外的燦爛了。

這時候又有一件事發生，好像他和他的隣人，或有發生關係的可能。那天，他拿着一雙鞋去補，看見鞋匠的老婆坐在火邊，患着心臟病和水腫病，他一看見，就想起他母親的死前，也生着這病。看着這個樣子，舊情重憶，不禁發出惻隱之心，記得他母親有一個單方，用狐爪草煎水服下，便覺輕減，所以他就答應雪梨歐地斯，給她一點藥或可輕減，因為醫生完全束手。在這個慈善的舉動裏，塞拉斯覺得來到萊維羅之後，第一次把過去生活和現在銜接起來，也許從此可以慢慢的把他從織蟲生活中拯救出來。但是雪梨歐地斯的病，使他引起大家的注意，變為一個重要的人，她喝了塞拉斯的藥料之後，病便爽然，大家都把這事當作談資。如果醫生給些藥物，自然應該著手成春；但是一個不知來源的織工，用了一瓶黃水，便奏奇效，這真神祕之至。泰列的巫婆死了之後，從來沒有這一類的事情；她倒是有符咒和藥料；人家總是找她治驚風的小孩。塞拉斯馬南一定也是這一類的人，如果他不通魔術，他決不會知道治療雪梨歐地斯的方法。巫婆口中念念有詞，別人聽着莫明其妙，她若在小孩子的腳趾繫上一條紅綫，立刻就能消退頭上的水腫。當時萊維羅就有些女人，從前頸上懸過巫婆的小口袋，果然就都沒有生過又醜又笨的小孩。塞拉斯馬南一定也會這一套，也許還有別的本領。現在

大家才明白，爲什麼塞拉斯沒有從來的地方，面貌又是那樣的出奇。大家叮囑雪梨歐地斯須要小心，不要把這事告訴醫生，醫生若知道，這事必定要和塞拉斯反對；醫生對於巫婆，一向十分痛恨，碰到有這事告訴醫生，人求過巫婆，他便威嚇他們，說永遠不再給他們醫治。

於是塞拉斯的房裏，擠滿各式各樣的婦人，有的求他用符咒來治小兒的咳嗽，有的因奶乾求再長奶，還有些求他治濕癱或手上的贅瘤，恐怕他要拒絕，他們手裏總帶着些銀錢。如果塞拉斯要賺錢，靠那草藥單方，再加上符咒，當然很可以撈不少的錢，但是他並不想得到不義之財；他從來不曾想過做僞，所以他越來越生氣，把來的人統統趕跑了。可是他那巫醫的名聲，廣播到泰列方面，那鄉村的人，甚至不惜長途跋涉，來求他醫病，直到很久以後，他們才不再徒勞往返。大家對他的智慧，本來懷抱着熱望，終於變成了害怕；他自己說不會符籙，不會治病，但是誰也當他說謊，凡是來求過他的各種男女，以後若是有什麼不測，或者舊病復發，總認定這是因馬南的惡意或怒視的緣故，於是他對雪梨歐地斯的一時慈善，雖然使他感覺到暫時的友誼，結果還是使他和隣居的隔膜，越加利害，使他那孤僻的生活，越加寂無生氣。

金、銀、銅的各種錢幣，慢慢的積成一大堆了，馬南必需贖用款，却成功了反比例，他每天做十六小時的工作，把用費減到最小的數目。曾經有禁在監牢裏的人，長日如年，無法消遣，常常喜歡在牆上畫些直綫，把直綫擺做三角形，用這個來記數時間，甚至於把這種機械的舉動，當作了生活中頂主要的行爲。就是我們在消遣閒暇的時候，或是等待什麼不耐煩的時候，不是常常反覆的做着無聊的動作，或聲音，甚至於這種的舉動，慢慢的變成習慣了嗎？我們看到這種情形，就可以明白爲什麼有一些人，他自己明知不需要金錢，然而會有守財虜一樣的嗜好。馬南心想把錢越積得多，每次加上一個錢，舊的滿足了新的慾念，又生了。這個生疏的世界，對於他已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謎，本來他可以鎮天的織布，把織布當做一切的目標，忘掉現實的世界，逍遙在

目前的滿足之中，如果他沒有什麼別的感情，但是金錢來了，金錢使得織布的工作，成功一個段落，錢不但是越來越多，還成功他的密侶。他想錢大概和織機一樣，都是和他十二分的熟識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他也不肯把現有的這些錢，換些不曾見過面的錢。他把錢撫摩着，數了又數，錢的形式和顏色，都使他感覺到似渴極得水的滿足。他只是在夜裏，一天的工作完畢後，才把錢拿出來，和良友晤對。他掀起了織機底下的幾塊磚，挖了一個洞，裏面安放着一個鐵罐，裝着金銀錢幣，每次翻動的時候，總在磚上再鋪些沙土。他並沒有搶劫的憂慮。在那時代，藏錢在鄉下普通的事情，有些老工人積蓄了錢，大概是藏在毛褥裏面。鄉下的隣人，雖然不像古時候的路不拾遺光景，但是講到搶劫的計劃，他們的勇氣還發不到此。他們若不是自己浪費，在鄉間怎麼能用掉那許多錢呢？所以他們總是離開了本地出去——其行徑的神祕可疑，好像和乘輕氣球上天一樣。

塞拉斯寂寞的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鐵罐裏的錢却越堆越高了，生活是越來越狹隘，只知道單純的滿足慾望，和外界完全隔絕了。他的生活只在織布和積錢中間，絕不想達到另外的目的。較聰明的人，一旦失掉了信仰和愛情，也會走上同樣的路，只是他們不僅僅在織布積錢兩者上面，而想從事研究學問，發明什麼計劃，或創立什麼學說。還有一點也很有趣，馬南的面貌和身體，慢慢的變得更憔悴彎曲，和他生活的對象，成爲一種機械的關係，所以他就好像是什麼器皿上的柄，或一彎管一般，本身失掉了獨立的意義。兩隻大眼一向是和善而模糊，現在好像只能看見一種很小的東西，有如俯拾芥子一樣；他老態龍鍾，雖然不到四十歲，小孩們都用『馬南老先生』來稱呼他了。

雖然這樣，在這衰老的過程中，也還發生過一件小事情，表示他內心的情感，還不會完全消滅。烏有，他自從來到萊維羅以後，每天總要經過兩個牧場，到井裏去汲水，用的是一個褐色的瓦罐。他所有的日用器具很少，這是他頂寶貴的一個。這瓦罐足足伴了他有十二年的歷史，永遠放在老地方，一早晨提着柄走出去，所以

瓦罐對於他似乎也有了深切的友誼，每天出去可汲新鮮的水，但是把手放在罐的柄上，也有一種滿足的神情。有一天他汲水回來，一失足跌在石階上，瓦罐滾到溝裏的石塊上，立刻碎成三片。塞拉斯拾起碎片，回家去的時候，顏喪萬分。碎罐已經毫無用處，但他仍把碎片拚湊起來，放在每天放的老地方，當作紀念。

塞拉斯馬南來到萊維羅的十五年歷史，大致如此。他整天的坐在織機前面，耳朵裏所聽的，永遠是那單調的織機聲音，眼睛所看的，永遠是那千篇一律的褐色的織物，慢慢向前流進。他的筋肉活動，非常平均，筋肉停止活動的時候，好像呼吸窒息一般的難過。晚上是他快樂的時候，閉起百葉窗，鎖緊門戶，把金錢拿出來。那堆金錢鐵罐裏早已裝不下了。換裝在兩個厚的皮口袋了，裝得滿滿的，每個袋角裏都是金錢。錢從黑口袋的口裏倒出來，真是耀眼的燦爛。銀幣並不多，因為塞拉斯所織的大都是長匹的蘇葛，大部分是賣得金子的，而他自己用錢的時候，總儘先檢銀幣用去。他最愛金幣，但並不拿苦工換來的銀幣去兌換掉。他把錢都倒出來，放在一堆，用手在裏面攪洗，把錢數過，一堆一堆排置着，用手指撫摩着錢的圓輪廓，想着這許多金錢，不過是他織布所賺來的錢的一半，心中充滿着快樂——想起將來一生一世，無數的日子，織布所賺的錢，更不知道還有許多呢。所以他每一次走在田間巷裏，去取攜工作的時候，他總忘不了他的織機和金錢，也不斜眼看林叢道旁去找尋藥草，這也是當然的；藥草早成了過去的事，他的生活，已經極力的要避開過去，好像一條小河，河面本來很寬，兩岸芳草如茵，現在變成錢的一條，在荒砂中間，小溝一樣的蜿蜒着。

但是到了第十五年的聖誕節光景，馬南的生活裏，又發生了第二次大變動，從此他的歷史，忽然和他隣人的生活，混合在一起，分不開了。

第三章

鄉紳凱司可算萊維羅的大人物，他的住宅是一所大紅房子，前面是一座很體面的石階，後面幾間馬廄也很高大，差不多正對着禮拜堂。本地有田產的人，雖然不止他一個，但是只有他算得上鄉紳的稱號，像奧斯哥德先生，雖然很長久的世家（萊維羅的人，就不敢想到一直從前還沒有奧斯哥德的時代），但是他也不過自己已有田產可耕吧了，鄉紳凱司却還有一兩個佃戶，佃戶還常常向他訴苦，因為打獵受到損失，好像當他是什麼貴族一樣。

那時正巧拿破崙戰爭的時代，感謝上天，有田產的人真賺飽了錢。小紳士和農人習於奢侈，耕耘荒廢，所以後來物價跌落，弄得一敗塗地，甚至於破產，可是現在還不會到這個時候。我所談的是萊維羅和另外相似的區域，因為人的生活，鋪張的範圍是極大的，受到了各種撼天動地的潮流所激盪，就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情形，我們從前的鄉下生活，便是各式各樣。好像在叢林陋巷之中的萊維羅，和當時的工業發達和清教熱狂，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闊人只知道盡量享福，把腰痛中風認做上等家庭少不了的事情，窮人看到闊人那樣的快樂生活，不加非議，並且有錢人一次的宴會，窮人也可以蒙到許多餒餘。白蒂嗅到鄉紳凱司府上煮火腿的味道，但是火腿是用油膩的汁水煮的，她只有失望；但是碰到良辰佳節，大家都認為對於窮人有著好處。萊維羅的宴會十分暢酣，整隻的牛腿，整桶的酒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整天在歡宴裏度日。婦女們把漂亮衣服頂髻裝在領帽匣裏，帶着這樣寶貴的東西，騎着馬涉過河去，雖然雨雪交加，河水或者突漲，然而所得的快樂不是短促的，便不惜冒着危險。因此每逢天氣不好的時候，晝長如年，悶坐在家無聊，左隣右舍，便往往接連的大開宴會。鄉紳凱司家裏常備的菜餚，如果客人們不大中意，只消再多走幾步路，到果園那邊的奧斯哥德家裏，就有火腿熬塊的脊骨肉，烤烘的豬肉餅，新鮮的牛油等等，一切在閒暇中可滿口腹之慾的物品，雖然東西不及鄉紳凱司家的豐富，但是比較講究得多了。